

乞巧興學記

乞巧興學的記

(一)

這書文筆清麗，是寫實的中國的教育小

說。初中學生和小學四五年級生應該個

選作補充讀本讀。

(二)

我們中國正需要乞巧武訓這 流人物

終身努力於教育的普及。所以這書是公衆所

必須閱讀的。

(三)

乞巧武訓的毅力苦行，終身不變，堪爲一

般人的模範。所以把這書送人比送什麼善書

有功德得多！

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初版
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三版

乞巧興學記

(全一冊)定價大洋壹角肆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 作 人 徐 晉

發 行 人 盧 琴 影

印 刷 所 通 俗 書 局

發 行 所 通 俗 書 局

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局

上海北江西路三六八號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乞丐興學記序

終身討飯的武訓積存了一文一文求乞來的一千七百多萬文錢，先後在山東的堂邑、館陶、臨清三個縣裏，興辦了三個義學，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回事呀！編者便把他的事蹟，編成了寫實小說般的小冊子，定名乞丐興學記。

陶知行先生在本年兒童節農村慶祝大會上對大眾講「武訓興學」的故事，他說：「……武訓是一個有義氣的叫化子。他一心一意要辦義學。辦義學是他的唯一的大事。他討飯與衆不同，爲的是要討些錢來辦義學。我們要想普及教育，必得學武訓。我希望今天到會的每一個農友都做一個武訓，每一個小朋友都做一個小武訓。」

編者編這小冊子也和陶知行先生一樣抱着一個希望；希望閱讀這小

冊子的每一個成人都做一個武訓，每一個兒童都做一個小武訓。

徐晉 二三，七，四。

次目記學興丐乞

武訓肖像并像贊……………(封面)

題詞

序

(一) 豆沫……………一

(二) 推磨……………四

(三) 噸田……………七

(四) 討飯……………一一

(五) 拾線……………一八

(六) 出火……………二〇

(七) 吃喝……………二二

(八) 存錢……………二六

(九) 壞賬……………三〇

(十) 置地……………三二

(十一) 行善……………三六

(十二) 動氣……………三七

(十三) 興學……………四一

(十四) 施教……………四五

(十五) 光榮……………四七

乞丐興學記

(一) 豆沫

「豆沫來了！」

豆沫來了！

豆沫來了！

……………」

約莫咸豐年間罷，在山東館陶縣薛店村上常常汹涌着這一種呼喊聲。

這是爲了什麼？

只要有一個人打從村子的那一邊走過，那一邊的人們，男的這樣呼喊

着，女的這樣呼喊着，老的小的也都這樣呼喊着；若是那個人打從村子的這一邊走過，這一邊的人們，也無論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就都這樣地在呼喊。

那個人是誰呢？

老實說，那便是從小沒有父親的孤兒武訓。武訓是山東堂邑縣武家莊人，生於清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。他家裏貧窮得很，連一日一頓的粗飯也不能坐吃。雖則他和他母親哥哥同住着；然而他母親正苦他哥哥不能好好養活她，期待他長大成，有所瞻養。所以他的衣食從小是不周全的。的確，飢寒驅使着武訓變成了一個十分骯髒的孩子。

到了咸豐年間，武訓也爲了飢寒的驅使和急切需要瞻養母親的關係，便從武家莊動身，往館陶縣薛店村去了。薛店村有一位叫張老辯的，是他的姨丈。他就在姨丈家做了一個傭工。那時，他已二十來歲了。個子高大，扁嘴，狹額，容貌醜陋。從小飢寒慣了的，他吃的穿的用的都很隨便，仍是骯髒不堪。有



時他姨丈嫌他骯髒，甚至打他罵他。他却不以爲意。彷彿這在他是適意的。可是薛店村上的人們便因此輕視他，譏笑他，呼喊他叫「豆沫」。這意思是說武訓是臭東西，是沒用的。從此無論他走到村子的那一邊，就有人「豆沫來了！豆沫來了！豆沫來了！……」連聲呼喊他。「豆沫」變成武訓的真實姓名了！全村子的人們都知道武訓的真實姓名就是「豆沫」，「豆沫」的真實姓名是武訓，他們倒反不十分明瞭。這樣，在旁

的人是要提出抗議的；可是武訓聽了，仍不以爲意。有人「豆沫來了！豆沫來了！……」呼喊他，他只是笑笑，有時竟向那呼喊他的人點點頭。

(二) 推磨

他姨丈張老辯看得武訓愚笨，也認武訓是「豆沫」。他對於做了他三足年傭工的武訓，竟連一文錢的工資也不給與。

這次，武訓是惱怒了。他想：「我在薛店村上，辛辛苦苦過了三足年，甚至人家輕視我，譏笑我，呼喊我叫『豆沫』，我也『一笑置之』，隱忍過去，這是爲了什麼呀？俗語告訴我：『和氣生財』，我一心以爲和氣可以生財，便這樣的想掙得些工資。現在姨丈反因此欺我愚笨，連一文錢的工資也不給與。叫我怎樣處置我自己？叫我怎樣去養活我的母親呢？如果仍在這裏做傭工下

去，不是白白辛苦，白白隱忍受辱麼？好！我還是另找我自己的出路去罷！」這樣想了，他便跑出他的姨丈張老辯家。

跑了出來的武訓，狼狽地回到武家莊，搭被蒙頭，睡了三晝三夜，不吃也不喝。他母親問他甚事，他也不開口答說。這樣三天之後，他好似瘋癲了。狂奔狂呼，問人家要工做，可是誰家也不敢招呼他做工。一天天過去，一天天挨餓，他只是天天問這家，問那家，有什麼工可做。「精誠之至，金石爲開。」一天，竟給他找到了一個做工的人家了。

這是一家磨坊。磨坊裏的磨是用牛馬拉著旋轉的。那家磨坊因爲一時沒有牛馬，便叫武訓替代牛馬，改「拉」爲「推」。推磨是要用牛馬那樣大的氣力的，飢餓了好久的武訓，那有那樣大的氣力？他只是爲了些微工資的收入，便勉強地擔任着。

現在，武訓過着推磨的勞苦生活了。這在武訓並不認爲滿意，因爲這是



太費氣力的工作。他常常想：「如果將來不推磨，只去管理篩篩磨下來的麥粉，工資又豐厚，工作又輕便，那是多麼幸福呀！」希望使他興奮了，他推磨時，便常常提高嗓子唱：

「推磨推磨！

一斗麥子六十個，

管推不管羅；

管羅錢還多。」

希望往往不易變成事實。武訓所希望的，也是這樣。但武訓並不因此懊喪。他覺得他自己可以自傲：他

推磨，不像牛馬那樣沿磨道撒糞便，也不像牛馬那樣需要拉磨的工具；比牛馬省便得多。這在那家磨坊主人一定是重視他的。「被主人重視，是多麼光榮的一回事！」他往往想到這一點，便一壁推磨，一壁很高興地唱歌：

「不用格拉不用套，（註一）

不用乾土墊磨道，」（註二）

從此，他推磨時，十有八九唱這首歌，表示他有比牛馬可以重視之處。

（註一）「格拉」是牛馬拉磨的工具，加在牛馬頸上。「套」是牛馬拉磨時用的眼罩。

（註二）「乾土墊磨道」是防牛馬沿磨道撒糞便的意思。

（三） 噸田

不幸得很，不久，那家磨坊有了可以拉磨的牛馬，把推磨的武訓解雇了！

這次，武訓有工資收入了；但收入很微細，僅僅數百文錢，除送給了他母親的生活費，又囊空如洗了。自己的生活，他又無法維持。他想：「從前在薛店村做傭工，因為自己愚笨，受人家欺侮；這次在磨坊裏推磨，因自己沒用，給主人解雇。用什麼藥物可以醫成一個聰明有用的人呢？俗言告訴我，『讀書益智』，『學以致用』，那麼讀書是可以治療愚笨和沒用的。可是自己從小沒錢讀書，直到現在還是失學。這愚笨，這沒用，怎樣補救呢？」這樣想，這樣想，這樣想……想了好久，他想出主意來了！

「自己已是成人了，沒法補救的了。還不如興辦義學罷！」他開始想出了這個主意。

「興辦義學，爲了什麼？」他問自己。

「爲了一般窮孩子，——世上一定也有像自己從小沒錢讀書，或和自己一樣的愚笨而沒用的窮孩子，叫他們都上義學，都有讀書，都養成爲有作

有爲可以自立的人。」他回答自己。

「那麼，興辦義學的經濟，怎樣籌措呢？」

「用自己的氣力，替人家噸田（註一）去賺得的錢，積蓄起來，興辦義學。」

「到那一家人家去噸田呢？」

「就挨家挨戶，自己去推薦自己罷！」

主意就這樣打定了。他奔向每家農家唱道：

「除糞鋤草，

有人來找。」

這樣唱了，便問那些農家要不要雇工噸田；然而，得到的回答，多是「不要」。他往往在聽到「不要」的回答時，從容不迫地又唱道：

「出糞，

鋤草，

拉噸子，

來找。

管黑；（註二）

不管了，

不論錢多少。」

這樣，他希望那些農家知道他的便宜便回答一聲「要。」可是那些農家多不需雇工或曾已雇工，仍不能立時給他一個滿意的答復。這是失望的；但他却不以為失望，一天到晚，跑東到西，沿途高唱：

「給我錢，

我噸田，

修個義學不費難。」

過了好多時，一天，找到一家農家了，他就替那家農家勤苦地噸田。

(註一) 噸田，就是整頓田地。用石做的噸子，整頓播種後的田地。

(註二) 管黑，是爲了黃昏天黑就不做工的意思。

(四) 討飯

「抗夥叫人欺，(註一)」

不如討飯隨自己。

別看我討飯，

早晚修個義學院。」

噸田不上半年，武訓又給那家農家解雇了。那家農家把他解雇的理由，也因他愚笨，瞧不起他。他這次更惱怒了，便唱着上面一首歌，憤憤地出去討飯了。

他的討飯，是爲了興辦義學！



他母親呢？他也討飯去養她。討飯討來的東西，臭惡的自己吃；不臭惡的給他母親吃；十分完好的賣給人家換錢，儲作興辦義學的經費。可是不久，他母親死了！他悲哀得了不得。就在那時告別他的哥哥，說與他哥哥析居，他要一心一意討了飯去興辦義學了。

從此大戶人家的莊子，便是他足跡所常到的地方。他天天背着布袋，拿着銅勺，在那裏沿門挨戶唱着下面許多歌，表示他討飯的目的。